

母亲的宽容

常言说，“父爱如山，母爱如水。”父亲对我一向严厉，只要我做错事，他会大发雷霆，非打即骂。而母亲是慈爱的，对我相当包容，我可以坐在她面前撒娇，随意地说话做事，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不气也不恼。

读小学时，我喜欢看小人书，家中没有，我就去借，或用自己的小人书与别人调换。平时，父亲不许我看小人书，说看那些书会影响学习。只有趁父亲不在家时，我才可以自由地看小人书，但往往要提防父亲的突然袭击。就这样，童年的我在担惊受怕中，读了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红岩》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董存瑞》等，对我后来爱好文学有启蒙作用。

我上初中后，父亲对我更加严格。他一训斥我就是半天，处于青春期的我顶撞他几句，他总说我“自以为是”。

有一次，我没有墨水了，星期六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母。父母发起愁来，家里没有钱。父亲很生气，问我为什么用墨水那样浪费。我争辩了几句，父亲又要揍我，母亲过来拉住父亲说：“那墨水又没法喝，娃儿用光了就用光了。后天星期一赶场天，我扯两把蒜子去卖了，买一瓶就是了。”

星期天，我照样去上学。星期一上午，我心神始终不定。

下午第一节是历史课，老师讲课讲得很生动，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突然，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，她见我坐在第一排，在教室门口迟疑了一下，就直接走了进来，将墨水放在我的桌子上，呼我的小名说：“我把墨水给你买来了。”

原来，母亲到下午才把蒜子卖完，然后就给我买了墨水送来。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母亲，老师也停止了讲课。我坐在那里不知所措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，母亲转身快步走出教室。

父亲知道这件事后，笑母亲不懂礼貌，说应该先给老师打招呼，得到老师的允许后才能进教室。母亲脸红了，嘴上却说：“那有什么，又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。”

我初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师范学校，父亲很生气，数落我没有尽力。父亲不情愿送我读高中。因为二哥读高中时，就把原本贫困的家庭折腾得喘不过气来。

母亲并没有责怪我，我被县中录取后，她坚持送我读高中。为了增加收入，母亲养猪养蚕，没日没夜操劳，终于把我送入大学。

如今回忆起来，才觉得那时自己多么幼稚，不懂得父母的艰难苦楚，不努力再努力地学习。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现在父母已到耄耋之年，父亲的耳朵和眼睛不好使了，母亲常年瘫痪在床，我再也难以聆听父亲的教诲，再也难以吃到母亲做的可口饭菜了。但父亲对我的严厉，塑造了我不屈不挠的性格；母亲的宽容，培育了我对真善美的追求。

阳台上的风景

散文

何军林

城市里，花花草草永远没有钢筋水泥多，相比之下显得有些憋屈。于是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阳台种上几盆花草，像是跟钢筋水泥抗争，为花花草草出口气。

但我家是例外，虽然搬了几次家，阳台总是空空荡荡。有客人建议我种上几盆花草，我总是摇头一笑：哪有时间打理花草？暂时还做不了陶渊明啊，离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日子还远着呢。客人跟着摇头：打理花草又能花多少时间？谁不是在为生活和工作奔波？你不过是为懈怠找借口罢了。我无法辩解，却固执己见，继续让阳台空着。

坐在阳台看书报，我认为是一种享受，但总是看到对面楼一个个阳台花枝招展，透出一股子盎然生机，心头不由生出一丝羡慕。“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”，为什么不可以把闲淡变成闲情逸致，像别人那样做一回陶渊明？

在我的想象中，要做陶渊明不难，无非就是弄回几个花盆，在盆里种点花花草草，平时施施肥浇浇水而已。但到底种什么样的花才好，却一时想不清楚。时节正是春天，傍晚下楼遛狗，在小区花园里东张西望，当真是百花齐放，处处花香扑鼻。

嗅着花香，打量着花团锦簇，心头一直在琢磨到底哪种花才适合我家的阳台。也许是乱花迷了眼，溜达了半天也没想出结果，终于体会到“花中选花”的艰难。只能给自己找借口，种什么花是要讲缘分的，缘分到了，花仙子自然会降临，甚至天山的雪莲花都会主动跑到我家阳台来，那样的缘分也许就在明天。

回家路上，在一个垃圾桶旁边，我看到一株金橘，长在一个有些破败的花盆里。显然是有人搬家随手把它遗弃在这里，因为旁边还有几把烂椅子，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。

这株金橘还挂着两个圆溜溜的小金橘果，像两盏细小的灯笼，小巧玲珑，惹人喜爱。我像是被人拉着走了过去，蹲下去摸了摸小金橘，心头冒出一个念头：应该把金橘带回家。

在阳台给金橘重新换了一个花盆，没有换新土，只是施了一次肥，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，先前还有些蔫头耷脑的枝叶便蓬勃起来，鲜活起来，两只金橘也更圆润光滑，甚至透出一丝光泽。

我上网查了查，金橘一旦结成果实，不会轻易从枝头掉落，哪怕它干枯后也不会轻易掉落。仅有两只金橘是不够的，我渴望火红光洁圆润的小金橘挂满枝头。

为实现这样的愿望，我把自己当成园丁，悉心打理照顾。有空就坐在阳台盯着金橘看，像打量一道细微的风景，盼着它突然开出花来，眨眼就结出可爱的金橘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某个早晨，我猛然发现，细细的枝叶上果然长出了几个细小的花苞，接着是更多的花苞，很快枝叶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。同样在不经意间，一个个绿色的小金橘挂满了枝头。

我等着这些小金橘从绿到青再到红，等着它们一个个成熟起来，同先前存留的两个小金橘融为一体，成为更靓丽的风景，让阳台变得光鲜起来。

只有一株金橘是孤独的。事实上，自从种上金橘后，我就试着扩大规模，种养更多品种的花木，比如山茶花、栀子花什么的。尤其让我费尽心思的是种玫瑰花。本以为种玫瑰很简单，把苗子买来种进花盆就行了，结果从网上买来的却是几个疙瘩一样的根茎，卖家说，把这些疙瘩埋进土里就能发芽成长。

我一共买了5个这样的疙瘩，种在同一个花盆里。担心很难发芽，我不仅加了足够多的花肥，还每天浇足够多的水，结果只有一个疙瘩发了芽，其他的全烂了。

用别人的话说，我是肥施多了，水浇多了，把根茎给撑死了，这叫过犹不及呀。种花养花看似很简单，其实也是一门学问，是一门技术。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花工、花匠这种职业，就足以证明种花养花是需要技术的，是需要学习的。

没人天生就是园丁，不能凭感觉想当然，得认真学习才行。于是，我在网上认真学习种玫瑰的技术，不时向别人请教，悉心呵护那仅存的玫瑰芽。看着它蓬蓬勃勃地生长，从一根枝丫到更多的枝丫，从一片叶子到更多的叶子，最终开出了一朵艳丽的红玫瑰。虽然携带着一些小刺，却在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风景。

沉默的父爱

周泉

加班结束已是晚上10点，心灵的充实和身体的饥饿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我和朋友对视而笑：“走，烧烤！”

吃得正酣，朋友爱人打来视频电话，他将手机扫视一周。我在一旁打趣道：“查岗来了！”朋友满足地笑笑。朋友说，他们夫妻之间几乎不曾有过争吵，他对妻是百依百顺，意见不同时，他总是站在她的角度考虑。

他说，妻子是外地人，为了他来到这里，身处异乡，举目无亲。今春，妻又从县到市工作，如果他对她不好，他不知道妻还有什么盼头。“看，这就是我儿子。”朋友指着手机上的人儿，满眼爱意。

“做了父亲，才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。”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的模样，他甚至几度认为父亲不喜欢他这个儿子。以至于多年来，他对父亲除了例行公事般的问候外，从未主动与他谈论其他事。面对父亲的询问，他言简意赅，惜字如金。

我说，他道出了世间大多数父与子的相处模式。朋友却缓缓道：“那大概是还没做父亲吧。冰心说：‘父爱是沉默的，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。’如今我是真的明白了。就像这杯中的酒，喝过才知它不是苦涩，而是甘甜悠长。”

他至今记得，孩子刚出生不久，妻奶水不足，仅靠奶粉喂养。不久，孩子不但精神不振，还大便不通，医生建议母乳喂养。可母乳从何而来？初为人父母的他们一筹莫展，作为父亲的他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寝食难安。

他说，那段时间简直就是天昏地暗的日子。后来，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夫妇二人加入一个宝妈交流群。一向脸皮薄的他，鼓起勇气在群里@了所有宝妈。那段时间正值疫情防控期间，他说他顾不了那么多，当天就挨家挨户去取奶水。他笑说：“为娘难，殊不知为父更难，为子求奶真是豁出了老脸。”

另一次是孩子生病需输液治疗。医生告知他有两种药，一种费用是78元，但需要做皮试；另一种是312元，不用做皮试。妻建议第一种，他执意选择第二种。“输300多元的”，这句话是他当时脱口而出的。他说他清楚地记得做皮试的经历，那一瞬间他的心仿佛被针扎一样，钻心地痛。

我问，如果是他要输液，会选择哪种？他没有犹豫地说，第一种。

良久，我没有说话。

那钻心的痛，是他回忆做皮试的痛，还是想到自己孩子的痛而痛，我不得而知。但从朋友含泪的双眸中，我看到的是那深沉而厚重的父爱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也回忆着父亲的一幕幕，几度拿出手机想跟身在异乡的他说话，但始终没有拨出去，因为那一句开始的话我至今没有想好。

我幼时家贫，尽管父母节衣缩食，仍填不饱肚子。那年，家里断粮几天，面对重病的大姐，还有面黄肌瘦的我和二姐，父亲不得不拿出那双崭新的布鞋，到隔壁村换米，那是奶奶临终前为他做的，为的是留个念想。

面对白花花的米，大姐甚是高兴，非要抢着端，途中不慎摔了一跤，一碗米撒去大半。心如刀绞的父亲没有怪罪大姐，默默地蹲下身，将混了泥土的米捧起来装进碗里，回家后，把米一粒一粒地选出来。那一顿掺了大米的洋芋饭，是我们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，也是我们吃得最伤心欲绝的一顿饭。因为那顿饭后，大姐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
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父亲不得不承包村里的秧田蓄水工作。那是不分日夜的工作，烈日下暴晒，披星戴月是常态。到了蓄水季节，只要天落雨就得抢抓蓄水。被晒得后背脱皮的父亲，挽起裤腿、牵着牛、扛着犁，消失在黑夜中的场景，我至今记得。

30年过去了，而今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，那样的苦日子永远不会再有，但父亲从未向我们提及他吃的苦、受的累，以及心中的痛，只是时常告诫我们要肯干，不怕苦、不怕累。

我抬头望向四周，繁华的街道是那样的寂静，两鬓斑白的父亲，在脑海里清晰得不能再清晰，我的双眸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。

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。时间啊，我多希望你慢点，再慢点。

全震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投稿信箱：huaxifukan@qq.com